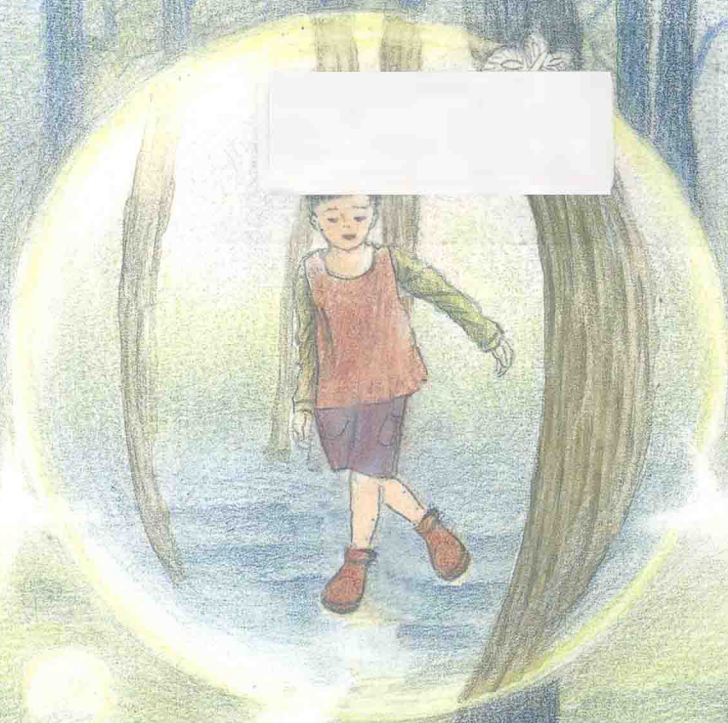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森林边的童年

徐建华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森林边的童年

徐建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森林边的童年 / 徐建华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7
(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)
ISBN 978-7-5324-9531-3

I. ① 森… II. ① 徐… III. ① 儿童文学 — 长篇小说 —
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619 号



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

森林边的童年

徐建华 著

王小月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0 字数 126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531-3/I · 3761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深山里的村庄

河东岸的水磨坊 / 001

神奇的钓鱼口诀 / 005

没有通电的山村 / 010

村口两棵树 / 014

山上有野果 / 017

田头的野菜和山里的野花 / 021

我家的回忆

爸爸的手 / 026

深夜抓石鸡 / 033

娘喊千里 / 037

我家的菜园 / 041

裹小脚的外婆和倔强的外公 / 047

童年的玩伴

夏夜的稻草垛 / 052

竹林，我们的快乐天堂 / 057

皮大王 / 061

双胞胎的命运 / 066

淘气学童的故事 / 070

山野的乐趣

掏鸟窝 / 075

家乡的水竹 / 082

早春的映山红 / 087

夏天的昆虫 / 091

雪花，落在鼻尖上 / 097

上山打柴，下河抓鱼 / 101

狂野的动物

偷鸡的黄鼠狼 / 106

军营里的狼狗 / 109

有一条狗，叫赛虎 / 112

麻雀、喜鹊和乌鸦 / 117

杀猪 / 122

我们是放牛娃 / 126

那时的人们

我小学时的知青老师 / 131

漂亮的卷毛老师 / 136

村里来了陌生人 / 139

谭家桥真的有座桥 / 144

谭家桥的两位老人 / 148

后记 / 152

森林边的童年
深山里的村庄



深山里的村庄
河东岸的水磨坊

他们都说那年的夏天奇热，可我的记忆里那个夏天阴冷得很。

我家住的山村离开黄山有十来公里，可小时候从来没有人去那里游玩，也许我们住的地方三面都是山，谁要是说去爬黄山玩一定会被同伴笑话，因为家门口就可以爬山，谁会发神经跑那么远去爬山。

村子三面高山环抱，只有北面是长长的山坳，通向遥远的县城。山上尽是茂盛的树林，层层叠叠，其中大多是杉木，树干笔直，是很好的木材，就是树叶尖尖的，像针，很扎人，我们最讨厌它。



西山的脚下有条河，水流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时而缓慢流淌，时而跃下高高的峭壁砸入深潭，泛起的蓝莹莹的水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潭里的水鬼吐出的气泡。

河流撞到西边的山崖后转了个弯道，向东折回，缓缓地流过长长的河道。河的东岸矗立着一处老旧的水磨坊，这也是河道边唯一的建筑，让人感觉深山里还有人烟。

山村养了三四头黄牛，牛都是知青连队的。

有一头黄牛老了，耕不动地，这牛很温顺，我们时常骑在它背上放牛。别的牛脾气大，人硬骑上去它定会狂颠屁股，很快把人颠下牛背重重摔在地上，因为是泥地，倒也不会摔伤。

黄牛对村里来说是重要的劳动力，可以耕地耘田，村里商量很久才下决心要把这头无法再耕地的老牛宰杀。

那年的夏天，大人都说是几十年不遇的大热天，河道里的水到不了中午就热起来。山里的水阴冷阴冷的，要到下午两三点水温才会上升，我们这些淘气的男孩会偷偷相约去河里游泳。

金莲的爸爸带着四五个知青把老黄牛牵到水磨坊。队里还是第一次宰牛，谁也没有干过这活儿，知青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决定让金莲的爸爸来完成这项任务。宰牛刀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就是村里那把杀猪刀。金莲的爸爸说宰牛的刀应该更长些，可村里不可能为了宰头老牛专门去老县城买把新刀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愿意去看宰牛，可王虎嚷着要去，特别是比我小的僵鸟嘲笑我：“真是怕死鬼，杀猪都看那么多了，还怕宰牛？”“我才不怕呢！”我当然不甘示弱。

“他不去算了，我们去。”王虎的妹妹王莉第一个跟在黄牛的后面。王莉

和我同岁，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，笑起来脸上三个月亮：嘴巴是大大的月亮，一双眼睛是两个弯弯的小月亮。

“我来啦。”僵鸟用袖口抹了一把鼻涕，一路小跑，很快赶到了黄牛的前面。僵鸟个子很小，人长得精瘦，但充满活力，嘴唇上常常挂着鼻涕。

我和王虎飞快赶上了王莉，不紧不慢地跟在黄牛的后面。路上只有我们叽叽喳喳，打打闹闹，大人只管赶牛，默不作声。

走下陡峭的山路，水磨坊到了。

磨坊已经很少用了，里面没有灯，很潮湿，四周的墙壁都是用河里的大青石垒成的，磨盘奇大，有些上盘已经扔在了墙角。黄牛被牵进磨坊，它低头吃着地上的干草。我们这些孩子爬上高高的大水轮，水轮早已不转。

几个知青在下面手忙脚乱地找来长长的竹竿，还有很粗的绳子。金莲的爸爸看起来有些紧张，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响得多，他在教几个知青用绳子打活结。

黄牛吃着地上的干草，它不知道这是它吃的最后的干草。

我们几个孩子有些替牛担心起来。

“放好！放好！”金莲的爸爸在布置知青把打好活结的绳套，扔在黄牛四只蹄子前。

“不对！不对！应该放在牛蹄前面！”金莲的爸爸在吆喝着。

黄牛抬起头，漠然地看着他们。

这下几个知青有些害怕，谁也不敢钻到黄牛脚前去移动绳套。金莲的爸爸用小竹枝撩起绳套，挪到黄牛的蹄子前。

一个扁头的知青用竹枝轻轻打了一下黄牛的屁股，黄牛朝前走了一步，它的四个脚就都被绳索套中了。

“注意！我喊拉，大家一定要一起动手。”



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，我发现黄牛的眼睛里突然流出了泪水，它的眼睛忧伤地看着我们，似乎已经明白……

“哞——”黄牛仰起头叫了一声，声音低沉，我觉得双脚有些颤抖。僵鸟吓得一屁股坐在大水轮上。王莉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赶紧用双手蒙住了眼睛，只有王虎一言不发地站在大水轮的低处。

“拉！”

黄牛轰然倒地。小伙子们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，他们乱哄哄扑上去，用竹竿压着黄牛。

黄牛的叫声更粗更响，它的眼睛里流出成串的泪水。

我发现整个大水轮都在抖动，突然感觉好冷好冷，这种钻心的冷只会在冬天才会有。身边的三个小伙伴吓得一言不发。

金莲爸爸的刀捅进了黄牛的脖子，殷红的血流了出来，牛的血漫过青石板流到渠道里，渠道里有引来的河水，河水把牛血汇入奔腾的主河道里，瞬间就没了红色。

水磨坊里的黄牛并没有死。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，大人等了二十多分钟，残留在青石板上的血已经凝固，可黄牛还在喘气！

扁头知青让金莲的爸爸再补一刀，可他不同意。他说，牛是通人性的，不能补刀。后来过了很久很久，黄牛才闭上了眼睛。

后来我接连梦到自己家的墙壁上有成千上万的眼睛，也许那是老牛的眼睛吧。那个水磨坊也成了我们孩子最害怕的地方，谁也不会单独再去那地方。

森林边的童年
深 山 里 的 村 庄



深 山 里 的 村 庄

神奇的钓鱼口诀

水磨坊向南爬过山坡，就是我家。

家的西边有个很深的山谷，山谷里流淌的就是经过水磨坊的河水。

每天下午四五点，大人下班回家，我爸爸常挑着水桶到河里担水。通向小河的是条山道，山道边长满了两人多高的杉树，林下长满了野草。

有时我跟在爸爸后面，提着竹篮，篮子里装着要洗的蔬菜。路上要走十多分钟，拐过第一个山腰，就能听见河水的奔流声。其实，平常河水的水并不大，只是因为河道有时非常陡峭，形成了落差很大的瀑布。河水从悬崖上



跌落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

晚饭大多是妈妈做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听见邻居家的孩子在吆喝同伴到操场上玩耍。那是我们最盼望的声音！

饭还没有咽下肚子，我们就飞出屋子，直扑操场。

这时，妈妈拎着装满衣服的竹篮，到河里洗全家换下的衣服。等妈妈从河里回来的时候，天早已黑了。

如果妈妈下班早，也会带着我们到河里洗东西。

洗东西的那段河道非常平缓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光滑圆润。妈妈给衣服打上黄色的肥皂，我们称这种肥皂为“臭肥皂”，那时，我们还没有见过香肥皂。衣服抹上肥皂后，妈妈便用洗衣木棒捶打。我那时总担心这样会把衣服捶坏，可妈妈每次都把洗衣棒举得高高的，使劲捶打着衣服，水花飞溅在妈妈的衣服上、脸上。

我卷起裤子，站在水里，水很凉。哪怕是最热的夏天，只要太阳一落山，河里的水就会很凉。

河里有许多很小的鱼，每次看到鱼我总是非常兴奋，用脸盆就能舀到很多小鱼。

妈妈用棒槌捶打过衣服后，把衣服远远地抛到上游的地方，让河水把衣服冲下来，她再一件件清洗。有时，妈妈来不及，衣服会漂过她，我就等在下游捞起衣服。偶尔衣服也会漂过我，我赤着脚拼命去追赶，河水被我踩得啪啪直响。“当心点！”妈妈抬头对我喊。如果衣服漂远了，她会大步抢在我前面捞起衣服，因为再往下漂就是陡峭的悬崖。

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：为什么那条河里竟会有鱼。

因为那是一条山谷里的河，从自己住的地方通往山下的路差不多都修在河岸上。这条河从下游上溯到我们住的地方，有许多陡峭的悬崖，特别是离我们住的地方一公里处有个四五十米的瀑布，我就奇怪这鱼是怎么从下游一直游到我们洗衣服的河道里的。在我的概念中，总是大鱼生小鱼，我们家那里的鱼应该是从下游逆流而上的，既然有那么多悬崖，鱼怎么可能游上来？况且那时根本不存在人工放养的事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做鱼钩了。

用缝衣服的针放在灶炉里烧红，然后用老虎钳把它弯成鱼钩的样子，甚至用老虎钳还能夹出鱼钩的倒刺。鱼饵当然是蚯蚓，扛上锄头，在屋后的泥地里就可以挖到蚯蚓，蚯蚓不能太大，大了，鱼钩钩不住。挖出的蚯蚓装在空的罐头壳里，罐头壳里装些泥土，蚯蚓会听话地钻进泥土。鱼竿就是用野外的竹子做的，不长，也就一米多，鱼线是妈妈缝衣服的线。

约上一个同伴，就到那条熟悉的河里钓鱼去了。

那时人小，不敢到远的地方，就在妈妈洗衣服的那段河道。最深的地方也不到半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一眼就能看见水里的鱼。鱼大多有一两寸长，见到巴掌长的鱼我们会兴奋异常，这算得上是大鱼，要能钓到就好了！

钓鱼的时候，我总是趴在石头上，鱼就在眼前的水里，十来条鱼围着鱼饵游动。讨厌的是，咬鱼饵的大多是小鱼，小鱼嘴巴小，咬一口就跑，根本不会吞下鱼钩。眼见那条醒目的大鱼警惕地在鱼饵四周来回巡视，就是不上钩。更可气的是，它常会游到大石缝里，不出来，等我想换个地方时，它又悠闲地游了出来。

曾有一年，邻居柴喜的妈妈来探望她的儿子，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很老的婆婆，一口淮北口音，能讲许许多多故事，是我非常敬佩的老人。曾和



她说起钓鱼的事，她说：“你钓不到大鱼，是因为你没有念口诀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“口诀”这个词。

“你要这么念：鱼鱼鱼，小鱼不吃大鱼吃；鱼鱼鱼，小鱼不吃大鱼吃。”

第二天，我就照着去做了。

大大小小的鱼在水里围着我的鱼饵游动。看看四周没有别人，我念起了口诀：

“鱼鱼鱼，小鱼不吃大鱼吃；

鱼鱼鱼，小鱼不吃大鱼吃……”

果然，那些小鱼就不吃鱼饵了，那条最大的鱼一反常态，上来就是一口，咬着鱼饵就逃。我一甩鱼竿，鱼连同我的鱼竿远远被甩到河岸上。我冲上去，拨开草丛，看见一条鱼在地上活蹦乱跳，急忙用双手按住它，担心它会跳回河里。我折断岸上的小竹枝，穿过鱼鳃，把鱼扔在岸边，继续钓鱼。

天快黑了，我兴高采烈地拎着两三条巴掌长的鱼得意地跑回家：“妈妈，我钓到鱼了！”

妈妈用湿面粉裹住鱼，在油锅里炸一下，这鱼真香。



深 山 里 的 村 庄 没有通电的山村

那时，村里没有通电，都是点煤油灯的。

家里还不舍得去买马灯，再说，马灯烧油特别费。我家那盏煤油灯是爸爸用废弃的瓶子做的，有三寸多高，铁皮盖上打个洞，妈妈做的灯芯穿过盖子上的洞，用火柴点上就成了。

吃过晚饭，天就黑了。

油灯点着，妈妈在纳鞋底，鞋底用几十层布铺成，要用针线一针一针把它纳起来，这要费不少工夫。其实在纳鞋底之前还有一道工序，就是打布壳

子。妈妈在爸爸做的一块长方形木板上，铺上平时家里积攒的零碎布头，上面刷上一层用面粉做的糨糊，再铺一层旧布条。这样反复几遍，大概有五层的时候，拿到烈日底下去晒。

晒干了，把它从木板上取下，卷好放起来。到冬天没有什么农活，妈妈就会给我们做过年的新鞋。

妈妈在五斗橱的书里夹放着所有家人的鞋样子，用毛竹的笋壳和布壳子粘在一起，照我们每个人穿的鞋样子剪成鞋底的形状，用白布滚上边儿，再和好多层旧布铺成的底子缝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用针纳了。

纳鞋底得有工具，针线是必需的，还要有顶针、锥子、小钳子，有的还会用鞋夹板。因为鞋底厚，用针不容易扎透，妈妈会先用锥子扎个眼，针就能轻易地穿过。顶针的作用最大，因为人的皮肤禁不住钢针，戴上类似于戒指的顶针，钢针屁股不会直接顶在人的手上。顶针的作用是把钢针往里顶，小钳子的作用则是往外拉。这边顶进去，那边拉出来，这一针才算完成。有时，我们也会帮妈妈用小钳子拉钢针，得万分小心，不然会弄断针。

妈妈纳鞋底的时候，爸爸总坐在一旁默默吸着劳动牌香烟。

我靠近油灯在看书，做功课。人一动，四周墙壁上巨大的人影就会怪模怪样地变形，很吓人。

妈妈纳鞋底的大针穿上粗粗的线，一针针地纳，先从四周，再纳到里面。妈妈纳鞋底时，要用一块蜂蜡给线润滑，有时也会抹针，就是把纳线的针在头皮上抹一下，增加针的润滑度。我觉得那是多么神奇的事情，竟然不怕针伤着头皮。现在想来，那是多么优雅的动作啊。

我有时夜里醒来，妈妈还在油灯下纳鞋底。爸爸默默陪在旁边，等油灯快没油时会增添一些灯油。

有一天早上我起床，忽然发现自己的鼻孔里黑黑的。



“爸爸，我鼻子怎么这么黑？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爸爸把我带到屋外，让我仰起头看着天，“没事儿，是昨天晚上油灯熏的，洗洗就是了。”

爸爸在木脸盆里倒上洗脸水，我用湿毛巾洗自己的鼻孔，果然毛巾上黑黑的。

后来，每天早上洗脸，我都会用毛巾狠狠挖自己的鼻孔。妈妈后来开玩笑说，我的鼻孔长得大就是因为经常用毛巾挖的。

有年夏天的黄昏，爸爸对我说：“今天晚上，要看电影了！”

“电影？”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看过电影，根本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。

天没黑的时候，晒谷场仓库的外墙上挂起一块巨大的白布，晒谷场中间架上一台怪模怪样的机器，上面装着两个转动的圆盘，忽然从机器里照出一束很亮的白光，白光照射在大白布上。

晒谷场上大人端坐着，孩子们在人群中快乐地钻来钻去。

忽然，大白布上出现了人，而且人竟然在动！

白布上怎么会站得住人？我惊讶地死死盯着大白布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部抗美援朝的黑白电影《铁道卫士》，说的是特务破坏通往朝鲜的铁路。大白布上火车在飞驰，渐渐朝我们开过来！公安人员和想破坏大桥的特务在火车顶上激烈地打斗。我们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走到第一排，想弄明白大活人是怎么在白布上活动的。

后来，电影渐渐看多了，我们也不觉得新奇了。

那时，电影要在好多村子轮流放映。

我们的山村有时会轮到大白天放电影，放映点就在大食堂。食堂有许多大窗子，都是透明的玻璃。这难不倒人，知青的指导员和连长让村里的小伙